





蒙恬傳第二十八

史記卷之八十八

甫刊維

蒙恬人也恬大父蒙驁驁韓氏

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

取城皋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

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

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

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

典文學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始皇二十二年蒙武

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

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



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二十萬眾北逐戎

狄收河南正義曰謂靈州及勝等州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

起臨洮徐廣曰屬龍西至遼東正義曰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築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

上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

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

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

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

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

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

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

徐廣曰為宦者○索隱曰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

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其母被刑慘世世

卑賤秦王聞高疆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

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

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

官籍帝以高之數於事也徐廣曰數一作敏赦之復其

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義曰九原郡今勝州連谷縣是直

抵甘泉正義曰宮在雍州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

漸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

行出游會稽並海上索隱曰並音曰浪反北走琅邪索隱曰走音奏走猶



亦向也鄒氏音趨趨亦向義於字則乖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  
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  
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  
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  
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  
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  
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  
更置胡亥以李斯告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  
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  
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

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  
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  
也索隱曰愈一作俞俞即踰也音史謂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

若誅之胡亥聽而擊蒙毅於代正義曰今代州也因禱山川至代而

殺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

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  
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

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  
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

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



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  
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  
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一誅殺忠臣而立無節  
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  
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  
乘傳之代索隱曰曲姓官名今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而  
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  
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  
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官順幸没世可謂知意  
矣索隱曰蒙毅言已少事始皇順旨蒙恩幸至始皇没世可謂知上意也以臣不知太

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  
臣無所疑矣夫先王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  
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  
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  
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  
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  
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  
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  
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  
籍於諸侯索隱曰言其惡聲狼籍在於諸國而故曰用



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日執事有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

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

索隱曰參謂三卿五即五

大夫欲參伍吏議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

薛子臣逆亂

徐廣曰一作辭

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

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

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

索隱曰此故曰者必

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察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也察



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漸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大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漸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

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

蒙氏秦將

內史忠賢

長城首築

萬里安邊

趙高矯制

扶蘇死焉

絕地何罪

勞人是憊

呼天欲訴

三代良然



蒙恬列傳

○史記卷之八十八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卷之八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吳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仕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

索隱曰臣瓚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

其少時及魏

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

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名也

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外黃富人

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

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

去抵父客

如淳曰抵歸也音丁禮反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

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

耳

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為決絕其夫而嫁之張耳

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



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官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陞張晏曰苦陞漢

章帝改曰漢昌○索隱曰地理志屬中山○正義曰音邢邢州唐昌縣富人公乘氏以其

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

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索隱曰崔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頸無悔秦之滅大

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

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

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

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以自

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咎陳餘陳餘欲起張

耳躡之徐廣曰一作攝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

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

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

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索隱曰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詠更別

求陳涉起蕘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

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

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披

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

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



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正義曰解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

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竒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索隱曰索隱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約陽對岸至諸縣說其豪桀曰曰至河北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各在交北有長城之域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漢書音義曰家家人以供軍費財價

止界中也○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

漢書音義曰家家人以供軍費財價



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

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

漢書曰范陽令徐公

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

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

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

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

徐廣曰傳音載

公之腹中者

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挿地皆為傳

畏秦法耳今

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

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

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

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



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  
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  
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  
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  
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  
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  
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  
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  
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  
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

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  
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  
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  
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  
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

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  
正義曰戲音義出驪山

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  
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  
曰陳王起蕘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  
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晉灼曰介音  
夏璜曰方言

云介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



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  
時時間不容息索隱曰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幾武  
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  
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  
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  
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  
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  
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  
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  
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

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  
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  
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  
略燕李良略常山張厭黈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  
因立廣為燕王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  
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  
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  
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廝  
賤者也公  
羊傳曰廝役君已養卒昭曰析薪為廝炊育為養晉灼曰以辭  
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  
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



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  
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  
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  
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  
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  
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此亦  
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  
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  
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  
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

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

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

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滅

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

邑索隱曰地理志屬常山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

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曰良嘗

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

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

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



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  
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  
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  
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  
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  
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  
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  
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  
義可就功索隱曰案羈旅勢弱難以立功也乃求得趙  
歌徐廣曰正月也音烏錄反立為趙王居信都徐廣

曰後項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  
改曰襄國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  
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  
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  
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  
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  
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  
大怒怨陳餘使張厭黠陳澤正義音釋往讓陳餘曰  
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日暮且死而公  
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



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正義曰十中陳

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云軍且餘所以

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

委餓虎何益張騫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

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

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騫陳澤先嘗秦軍索隱曰崔

試至且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

收代兵得萬餘人來比皆去餘旁未敢擊秦項羽

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

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章邯引兵解諸侯軍

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

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

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

趙及問張騫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騫陳澤以

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

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

君之望臣深也索隱曰望豈以臣為重去將哉

索隱曰案重訓難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

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

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今陳將軍與君印君



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  
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正義曰言陳餘如廁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  
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  
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  
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  
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云雅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為人所稱譽人多為之言項羽  
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  
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  
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

其在南皮索隱曰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曰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即以南皮  
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都代縣張耳  
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  
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  
乃使夏說說田榮曰正義曰上說音悅下武銳反項羽為天下  
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  
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  
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  
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  
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



又疆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旣疆盛又為所甘公

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索隱曰天官書云齊甘公執

德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

至必霸楚雖疆後必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二漢

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立張耳謁漢王漢

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

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

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

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

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

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

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

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

陘徐廣曰三斬陳餘泚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

林音祗晉灼音邱今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肫則蘇音

趙州趙州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徐廣

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裼蔽徐廣

曰日講者自上下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其倨四言



其慢易之

索隱曰崔浩云屈膝坐其形如箕

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

十餘

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

故張耳客也

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辱王也

孟康曰音如湯潑之潑音鉏閑反弱小貌也小顏音仕連反

說王曰夫天下豪

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

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

索隱曰案小顏云齧指以表至

誠為其約誓

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

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

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罪也

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

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為乎

索隱曰漢書作汙蕭該音一故反說

文云汙穢也

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

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

索隱曰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

著人欲為變也○正義曰柏人故城在刑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即高祖宿處也

要之置

音昭曰為置置也○索隱曰文穎云置人厠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置厠者隱厠之處

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

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

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

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

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



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盤形膠密不得

開送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

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

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

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徐廣曰丁

劣反索隱曰安未掇亦刺也漢書作刺焚張晏云焚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身無可擊

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曾元公主故不

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

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

問之贊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正義曰泄姓也史有泄秘臣之

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

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徐廣曰復音鞭駟案韋昭曰輿如今

輿牀人輿以行。索隱曰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

糞除也何休注公羊笥音峻笥者竹篋一名編齊魯已北名

為笥郭璞三蒼注云篋輿土器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

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

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

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

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

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

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



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  
 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  
 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  
 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  
 乎乃仰絕肮遂死韋昭曰肮咽也。索隱曰蘇林云肮  
 頸大脉也俗所謂胡脉音卞即反蕭  
 該或音下浪反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  
 元故封為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  
 浩云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易得  
 尚于中行王弼亦以於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  
 尚為配恐非其義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  
 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

高后六年薨

關中記曰張敖冢在安陵東。正義曰魯  
 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

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又張  
 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里

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

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

索隱曰案謂偃以  
 其母號而封也元王

弱兄弟少及封張敖他姬子一人壽為樂昌侯徐廣

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  
 封樂昌侯食細陽之地陽鄉也

後為信都侯高后崩

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

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

續張氏

張敖謚武侯張偃之孫有罪  
 絕信都侯名後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實客廝  
 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



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

問哉索隱曰葛洪要用字宛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諾者何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

爭權卒相滅云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

戾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曰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天下以市道交君有

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

太伯延陵季子異矣索隱述贊曰

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羈旅刎頸相信

耳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印

勢利傾奪隙末成豐

張耳陳餘列傳史記卷之八十九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史記卷之九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

寧陵君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秦

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正義王于放反咎往

從之陳主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

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

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為說也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

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

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

為魏王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手魏



王於臨濟正義曰故越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本漢縣魏王乃使周市出

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

索隱曰案項它楚將田巴齊將也。正義它徒多反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

圍臨濟各為其民約降約定各自燒殺魏豹亡

走楚徐廣曰二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

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

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

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

曰今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正義曰

同州朝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

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

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

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

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索隱曰

無異騏驎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顏云白駒謂今漢王慢

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

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

於河東徐廣曰二傳詎滎陽以豹國為郡高祖本紀

河東太原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

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

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為昌國有梁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

野三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君羨罾陳勝項梁之

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

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

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

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

出會後期者斬赤索隱曰旦日謂明旦日出時也旦日出十餘

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

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

拔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

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

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

沛公之從碭北正義曰唐即宋州碭山縣擊昌邑彭越助之

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眾居鉅野

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眾萬

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

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

公角正義曰蕭縣今楚縣今稱公角名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

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

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



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  
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  
兵略定梁地索隱曰擅猶專也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

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曰滑州

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

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正義曰睢陽宋

在汴州雍丘縣東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臯正義曰河南

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正義為越將

其兵北走穀城正義曰在齊州東阿縣東三十六里是漢五年秋項

王之南走陽夏正義曰夏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彭越復下昌邑

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

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

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正義曰固陵各在陳

州苑丘縣西北三十二里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

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

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

為魏相國今豹死母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

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正義

曰從宋州已北至鄆州以西曹濮汴滑並與彭越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



傳音附海

正義曰從陳潁州北以東毫四徐淮北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故齊

地舊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

邑君王能出指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

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

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正義曰在遂

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

正義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

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

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

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

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

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

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

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

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請論如法上赦以為

庶人傳處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各在蜀瓚曰今漢嘉

西至鄭逢吕后從長安

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吕后泣涕自言

無罪願處故昌邑吕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吕

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正義曰

印書說

西至鄭

索隱曰地理志鄭屬

逢吕后從長安

庶人傳處蜀青衣

文穎曰青衣縣各在蜀瓚曰今漢嘉

反形已具有司非也

請論如法上赦以為

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

張晏曰扈輒勸

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

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

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

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

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

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

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

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

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

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

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

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

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

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

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



反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吕后乃令其  
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闢奏請族之上  
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

曰言魏地闊千里如席卷舒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

曰一作啜韓傳亦有喋血語也○索隱曰音喋喋懷畔逆

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

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

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永龍變欲有所

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

魏咎兄弟 因時而王 豹後屬楚

其國遂亡 仲起昌邑 歸漢外黃

往來聲援 再續軍糧 徵兵不往

菹醢何傷



魏豹彭越列傳。○史記卷之九十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史記卷之九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索隱曰：地理志：盧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為六安也。布本姓

英，英國名也。各，縣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

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即此城。又秦春秋傳云：與荑各，縣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改為荑也。

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

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

曰：幾一作豈。駟謂幾近也。索隱曰：臣瓚音幾。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音祈。祈者語辭也。義亦通。

人有聞者，共俳笑之。索隱曰：謂眾共俳優輩笑之。布已論輸麗

山。正義曰：言布論決受黥。麗，麗山作陵也。時會稽郡輸身徒。麗山之徒數十萬人

布皆與其徒長，蒙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



中為羣盜索隱曰曹輩也偶類也謂徒之輩類陳勝之起也布迺見

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

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

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

稽正義曰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闔閭城中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

為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

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

常冠軍項梁至薛正義曰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聞陳王定死

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正義曰南郡當陽縣也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

陽縣也

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

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曾為末將項籍為

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

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

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

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

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

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正義曰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澠池縣東二十二里

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

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



破關下軍

索隱曰鄒氏云間音閑謂私也今以間音紀覓反間道即他道也猶若反間之義

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

索隱曰安漢書作楚項軍前簿簿者鹵簿

項

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

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

長沙廼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

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

正義曰郴丑林反今郴州有義帝家及祠

漢二

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

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

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

謂讓

漢書音義曰謂責也

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

夏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

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

不利出梁地至虞

正義曰今宋州虞城也

謂左右曰

索隱曰案謂隨何

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

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

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

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廼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

因太宰主之

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曰主舍也○索隱曰太宰掌膳食之官

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

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



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李奇曰板牆也築梓也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廼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

王宜騷音掃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

王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

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

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

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

以不義之名索隱曰負猶被也以其北盟約而殺義

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

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

塞索隱曰徼謂邊境耳部以徼繞邊陲也楚人還兵間

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廼得羽



地。索隱曰案服虔曰梁不在楚漢之中央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

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

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

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索隱曰案漢書作罷音皮使楚勝漢則

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

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

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

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

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

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

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

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

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

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

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

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索隱曰構成也可遂殺

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索隱曰走音奏向也布曰如

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

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

邑正義曰宋州陽山縣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



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

至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

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

又大喜過望正義曰高祖以布先分爲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於是廼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

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

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

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

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

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

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

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索隱曰腐

音輔謂之府內儒者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也

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

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

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

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

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

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以

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

江廬江衡山豫章郡比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

江廬江衡山豫章郡比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

江廬江衡山豫章郡比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



維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  
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  
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  
兵候伺旁郡警言急張晏曰欲有所言布所幸姬疾請就醫  
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徐廣曰賁音肥○索隱曰人姓名也姬數  
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  
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  
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  
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  
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

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  
誣之請繫赫使人微一作徵驗淮南王淮南王布  
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  
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  
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  
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  
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  
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索隱  
曰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  
按裂地是對文故知疏即分也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



年同耳使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

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

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薛公

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

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

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

對曰東取吳正義曰荆王劉賈都西取楚正義曰楚

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

敖倉之粟索隱曰安太康地記云秦建敖倉塞成臯

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

取下蔡正義曰古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正義曰陛下

安枕而卧漢無事矣桓譚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言

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

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罪

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

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

臯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

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罪者也。索隱曰罪音烏卦反  
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  
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  
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  
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索隱曰劉



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 廼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

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

不能來使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

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荆荆

王劉賈走死富陵正義曰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 盡劫其兵

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如淳曰地名也。索隱曰案地理志

臨淮有徐縣僮縣。正義曰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也。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為

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

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 今別為二彼敗吾一軍餘

卒正義曰魏武帝注孫子曰戀土地道近而易敗散

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

走遂西與上兵遇斬西會甄索隱曰上古外反下持甄瑞反韋昭云斬之鄉各

城漢書音義應劭音保非也。正義曰斬音機沛郡斬城也甄遂瑞反 布兵精甚上西壁庸

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

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

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徐廣

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索隱曰番陽番陽縣之鄉 番

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正義曰英布家在饒州鄱陽縣北百五十二里十三步

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駟案晉灼曰井內之孫固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使人給布偽



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

侯正義曰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以功封者漢書曰將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

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與之暴也索隱曰拔

音白昌反疾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

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

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生患竟以滅國媚音

亦妒也○索隱曰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又論衡云妬夫媚婦則媚是妬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為疑賁

赫與其媚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妬媚是媚也一云男妬曰媚

索隱述贊曰

九江初筮 當刑而王 既免徒中

聚盜江上 每雄楚卒 頻破秦將

病為羽疑 歸受漢杖 賁赫見毀

卒致無妄



黥布列傳

○史記卷之九十一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卷之九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

正義曰楚州淮陰縣也

始為布衣

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

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

又不能

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

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

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曰案楚漢春秋南昌作

新昌亭長者主亭之吏也

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

張晏曰未

起而蓐中食

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

絕去信釣於城下

正義曰淮陰城北臨淮水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

諸母漂

韋昭曰以水擊絮絮為漂故曰漂母

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

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



丈夫不能自食

正義音寺

吾哀王孫而進食

蘇林曰如言公子也

○索隱曰劉德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云字王孫非也

豈望報乎淮陰屠

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

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徐廣曰袴一作騰騰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索隱曰騰音枯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為不通袴下即

騰下也何必須要作騰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

正義音議俯伏房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

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一作麾無所知名項梁敗又

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

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徐廣曰典

客也○索隱曰李奇云楚官名張晏曰司馬也

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

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

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

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

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

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

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

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

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

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



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  
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  
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文穎曰事猶業也必  
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  
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  
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  
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  
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  
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  
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

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  
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  
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  
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  
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  
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  
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  
也項王嗜噍叱咤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收也○  
烏路反叱昌栗反咤卓嫁反噍或作咤噍懷怒然不能  
氣叱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張晏曰廢偃也  
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



愛言語嘔嘔音凶于反○索隱曰嘔音呼嘔嘔猶嘔嘔人

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

刑弊忍不能予漢書音義曰不忍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

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

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

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

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

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

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

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

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索隱曰劉氏云用東

此敵無不散敗也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

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

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欽翳得脫秦父

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

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索隱曰案

秋豪秋乃成王逸注楚詞云銳毛為豪夏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

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

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

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



而定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檄二尺書也此於是漢王大

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

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正義曰漢王從關北出岐州陳倉縣定三秦

漢二年出關正義曰出函谷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

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

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

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正義曰兵敗散彭城而却退塞

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

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索隱曰今蒲津關

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

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索隱曰塞音先得反臨晉縣名在河東之東岸對舊關也

疑敵陳船欲渡臨晉索隱曰劉氏云陳船地名在舊

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陳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

渡軍徐海曰罌一作能服度曰以木罌縛罌罌以渡韋昭曰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木罌

龍安邑正義曰安邑故城在絳魏王豹驚引兵迎信

信遂虜豹索隱曰劉氏云夏陽舊無船豹不備之定魏

為河東郡正義曰理安邑縣故城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

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關與徐廣

日音

日音



余駟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上黨沾縣有閼與聚閼音曷又音媽與音余又音預沾音他兼反。正義曰閼與聚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

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索隱曰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穆天子傳云至于陘山之

隊升于三道之磴是也。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

兵井陘口正義曰井陘故閼在并州石號稱二十萬

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

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索隱曰喋舊音軟非也案陳涉傳喋

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

血萬里之外如淳云殺人血流滂沱也韋昭音徒協反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

餽糧士有飢色推蘇後轍漢書音義曰推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

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

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

三萬人從閒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

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

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

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

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

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

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



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

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

使人聞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

下正義曰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

傳發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

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草音蔽依山自覆蔽

路向前望見陳餘軍營即住仍須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也

蔽者蓋覆也楚漢春秋作甲山漢書作革說文云革蔽也從

甲竹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

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傅飡徐廣曰音食也

曰小飯曰食謂立駐傳曰今日破趙會食服虔曰立駐

食待破趙乃大食也

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

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

行出背水陳正義曰綿蔓水一名皇將一名涸星自并州

流入井陘界即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即此水也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

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正義曰恒州鹿泉縣大

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

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

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

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

史記卷之四十三



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索隱曰如淳云効致也孟曰灼曰効數也鄭玄注禮効猶呈見也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

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



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部下李音曰部下臃今高邑是身死泚上今將軍涉西河索隱曰此之西河當馮翊也○正義曰即同州龍門河從夏陽度者虜魏王禽夏說關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敢輟

耕釋耒褊衣甘食索隱曰褊鄒氏音喻美也恐滅亡不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食一日

傾耳以待命者如淳曰恐滅亡不久故也若

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

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

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自糧竭而弱燕不服

齊必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

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

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

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

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



日至以饗食士大夫醪兵魏都賦曰肴醪順時劉逵曰

逵作醪酒謂以酒食養兵士也案史記古釋字皆如此豈亦謂以酒食醪兵士故字從酉乎北首燕路

正義曰首音符向也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正義曰咫尺八寸言其簡牘或

長尺也暴其所長於燕正義曰燕音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

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

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

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

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

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

耳為趙王楚數竒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

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

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正義曰宛在許州得

黥布走入城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城

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博

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

卧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

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

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

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渡平原正義曰懷州有平原津聞漢

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



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  
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

伏軾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

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

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

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

龍衣齊歷下軍徐廣曰齊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王因廣以酈

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

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

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

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

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正義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不如

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

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

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

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

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

與信夾濰水陳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曰濰音維地理志濰水

出琅邪箕縣東北至昌都入海韓信乃夜令人為萬

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



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渡水信使人決雍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也比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囚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

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徐廣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徐廣曰四年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



中數矣

正義曰數色更反

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

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

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

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

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

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

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

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

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

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

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

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

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

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

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

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

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

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

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

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

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張晏曰背貴韓信曰何謂



也崩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連號壹呼  
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燦至風起當此  
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  
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  
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  
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  
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  
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張  
曰折衄敗敗滎陽傷城臯張晏曰於城臯傷臂遂走  
也北奔北宛棄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

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  
所倚以臣料之甘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  
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  
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  
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  
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  
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  
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正義曰鄉  
在東故曰為百姓請命正義曰止楚漢之戰則天下風  
西向也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



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厭黈陳澤之事二

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泚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厭黈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矣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蠡之



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  
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  
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  
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  
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  
無二於天下而略不出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  
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  
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  
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  
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

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  
以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  
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  
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  
各嬰為儋石斗石也蘇林曰  
齊人名小嬰為儋石如今受鮐魚石嬰不過一二石耳一說  
一儋與一斛之餘○案意曰儋音都濫石石斗也蘇林解為  
得之鮐音胎聞鄉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  
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  
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  
若蜂蠆之致螫正義音適騏驎之踟躕徐廣曰踟  
一作躊也不如  
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



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龍耳之拍麾也

索隱曰鄒氏吟音巨蔭反又音琴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

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

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

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

為巫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

去佯狂也。索隱曰案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

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龍衣奪

齊王軍徐廣曰以齊為平原千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

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

張華曰漂母冢在泗口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

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

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

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

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徐廣曰東海胸縣有伊廬鄉

隱曰徐注出司馬彪郡國志曰正義曰括地志云中廬在義

清縣北二十里本春秋時廬戎之國也秦謂之伊廬漢為中

廬縣項羽之將鍾離昧家在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

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

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

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



史記列傳卷之二十一  
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  
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  
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  
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  
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  
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  
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  
言狡兔死良狗烹張晏曰狡猶猾○索隱曰吳越春秋  
作郊兔戰國策曰東郭遂海內狡兔  
也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  
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

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  
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  
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  
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  
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  
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  
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  
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  
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陳豨拜為鉅鹿守徐廣曰表云為趙相國將兵守代也辭於淮陰侯



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  
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  
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  
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  
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  
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  
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  
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  
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  
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

索隱曰案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

也姚氏祭功臣表云慎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

信囚欲殺之舍人弟

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  
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  
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  
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正義曰長樂宮懸鍾之室

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  
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  
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  
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  
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



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  
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  
曰其之通曰嗟乎冤哉其也上曰若教韓信反  
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  
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  
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  
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  
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  
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其之邪高帝曰置之乃  
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  
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  
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  
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  
幾哉於漢家動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  
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  
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

君臣一體

自古所難

相國深薦

策拜登壇

沉沙決水

拔幟傳殮



與漢漢重  
歸楚楚安  
三分不議  
偽遊可歎

淮陰侯列傳○史記卷之九十二



